四書經注集證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

[史記孟子列傳]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書詩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

[路史]瞽瞍御舜以不道舜于是往于田泣旻天號父母負罪隱慝大杖避小杖受

仁覆閔下謂之旻天

[爾雅釋天]秋爲旻天[李巡註]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旻文也[郭璞註]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毛傳]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旻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按此集註蓋從毛傳

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

書大禹謨益贊于禹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恝若八反共平聲

禮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

長息公明高弟子本趙岐註公明高曾子弟子

人物考公明高南武城人趙岐注曾子弟子史記索隱孟子有萬章公明高並軻之門人

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怨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爲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書堯典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呂氏春秋堯妻舜以二女臣以十子路史堯之子十長子監明早死不得立庶子九監明之嗣封於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其後丹房傳鑄唐冀隨卿欒丙皆云堯後之國又有虞氏簫妃以盲郎娥皇妃以瑩郎女英以觀其內九子事之以觀其外二女嬪嬀純篤盡道九子尊虞服勤靡懈列女傳二女承事舜於

畝畝之中不以天子之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瞍使舜塗廩舜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瞍焚廩舜往飛出復使舜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而掩之舜潛出既不能殺舜瞽瞍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往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女諧舜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陟方死蒼梧二妃死湘江閒俗謂之湘君〔禮檀弓〕舜葬蒼梧三妃未從〔疏〕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三妃從後皆不從舜之葬處〔博物志〕舜死蒼梧二女啼於洞庭以涕揮竹竹爲之斑〔雙峯饒氏〕曰百官只是百司今書司容將之類

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

〔廣雅〕聚居也〔漢書音義〕小於鄉曰聚〔趙氏德〕曰聚謂村落〔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莊子〕舜三徙成都至鄧之墟十九萬家

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書君陳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

楚辭捲長劍兮擁幼艾蓀獨立兮為民正戰國趙策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墟廢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予幼艾後漢班孟堅曰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漢興吳王濞招致天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招賓客著書故世傳楚辭校書郎王逸曰屈原履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以諷諫懷王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憫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辭故號為楚辭亦承其九以立義焉今按楚辭共十七卷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七卷屈原作九辯招魂二卷宋玉作大招一卷或云景差作惜誓一卷賈誼作招隱士一卷淮南小山作七諫一卷東方朔作哀時命一卷嚴忌作九懷一卷王褒作九歎一卷劉向作九思一卷王逸作

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

按書舜典三十徵庸三十在位蓋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二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凡六十歲而始即帝位則五十正攝位時也

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

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

小序刺齊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朱子集註此刺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

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

書堯典瞽子父頑母嚚左傳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

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

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

史記舜本紀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海篇簦笠以竹爲之無柄曰笠有柄曰簦詩小雅何蓑何笠傳笠所以禦暑左傳註兵車無蓋遵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括地志舜井在嬀州懷戎縣西外城中其西又有一井耆舊相傳並舜井也帝王紀河東有舜井

〔樂史〕偃師西北二十五里有舜井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姚墟世謂之陶墟舜所生處也井曰舜井〔水經注〕歷城縣城南封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路史〕池之建德縣北二十里有舜井　按記傳所載舜井非一未詳孰是

象舜異母弟也

〔史記〕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更娶妻而生象

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

〔禮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通鑑〕前恭已無爲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

張琱弓也

〔人物考〕琱弓漆赤弓〔尚書〕彤弓是也天子曰彤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彤弓也

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

棲牀也

〔釋名〕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廣雅〕棲謂之牀〔說文〕牀身之安
也第牀簀也杠床前木也服虔通俗文牀三尺五曰榻板獨
坐曰枰八尺曰牀物原神農
作牀〔周禮〕玉府掌王之牀第

象欲使爲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卽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耳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

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

按周禮夏官有校人掌王馬之政註交木制馬出入曰校校人馬官之長無主池沼之說他書亦不載是職豈掌馬而兼主池沼與周禮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凡宗廟祭祀掌割烹之事外饔掌外祭祀之割烹之事邦饗耆老孤子士庶子掌割烹之事亨人掌其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內外饔之爨烹煮辨膳羞之物

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

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庠音舜

流徙也

史記堯本紀驩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於是舜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共工官名

虞書舜典帝曰疇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工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按共工是官名書不傳其人姓名下又有咨垂汝共工之文蓋此共工既放故又命垂以補其缺也左傳史克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違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註即共工也神異經西北荒中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人手足而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荒史共工氏伏羲時之諸侯也始閟於康厥名曰回是為康回滅德亂常乃以浮游為卿自謂水德雍防百川墮高堙卑媧皇氏禽而戮之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

北地不滿東南按此非堯時之共工姑備載以資博物路史國名紀康地在炎農虞時共工或云居此

驩兜人名

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爲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沌杜註即驩兜也荒史初帝鴻庶子緒雲氏娶十敬氏曰炎融遺腹子生驩兜帝顓頊封之是謂驩兜之國驩兜以狐功爲娶臣佞而貪賄恃寵專權帝摯在位驩兜爲司徒掩義隱賊好行惡慝堯放之於崇山神異經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鳥喙而有翼兩手足扶翼而行食海魚爲人狠惡不畏風雨獸犯死乃休名曰驩兜

二人比周相與爲黨

按書載驩兜薦舉共工則二人之比周爲黨可知

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

書舜典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

厥聚歛積實不卹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註】即三苗也戰國【策】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水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神異經】西方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飛為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苗民【史記正義】吳起曰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岳州也

地理今釋三苗今湖廣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

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

【書】舜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註】即鯀也　按史記及漢書律歷志鯀字熙父顓頊五代孫也仕堯封於崇謂之崇伯堯時洪水滔天求能治水者羣臣皆曰鯀可堯曰鯀性狠戾違負教令毀敗善類不可用也四岳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於是堯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舜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于羽山鯀投于羽淵化為黃熊因為羽淵之神【神異經】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知通塞為人自用欲為欲息名曰鯀

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

爾雅燕曰幽州共意氣惡厥性傈故曰幽幽惡也括地志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索隱燕地在幽州薊縣廣輿記今北直順天府密雲縣有共城古蹟即流共工處路史崇山澧之慈利也有驩兜墓然嶺外驩州圖經以爲共竄所樂史亦記驩州爲所放處則去崇山遠矣括地志三危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俗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路史今戎虜沙瓜等州是其處有三峯山俗曰升雨山在燉煌南三十里地道志鳥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處是也括地志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寰宇記俗呼慜父山南百步外有淵水常半清半濁人不敢飲淵上多細鯽鳥獸不敢踐地理今釋羽山在今山東兖州府沂州近南一百里接郯城縣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王隱晉書零陵縣北郭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明一統志有庳墟在湖廣湖南省永州府零陵縣又道州在湖南永州府屬漢屬零陵郡唐貞觀開始改道州屬江南西道天寶初改江華郡宋仍爲道州四書釋地續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若在零陵較之驩兜放處更遠千里豈能常常而見源源而來故集註以未知孰是釋之括地志云鼻亭神在

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此爲近之宋類苑云道永二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崖絕徼非人跡可歷舜封象於有庳蓋此地蓋者疑辭亦與集註或曰同

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

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

困學紀聞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

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

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

〔通志〕齊有虞士咸丘蒙〔四書釋地續〕咸丘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丘杜註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咸丘復氏自以此

語者古語也蹙顣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

〔書舜典〕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史記〕正月上日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 按孔氏安國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

堯在時舜未嘗卽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

〔書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殂落

〔爾雅釋詁〕崩薨無祿卒徂落殪死也〔書疏〕徂者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若草木葉落也〔禮郊特牲〕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禮曲禮〕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漢書律歷志〕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塤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琴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風俗通義〕世本蘇辛公作塤塤者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爲六孔又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大笙謂之巢小者謂

之和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管詳上孟絲石金並詳論語爾雅郭注柷狀如漆桶以木爲之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連底搖之令左右擊以起樂書曰合止柷敔宋書樂志八音一曰金金鐘也鎛也鐘也鐲也鐃也鐸也二曰石石磬也三曰土土塤也四曰革革鼓也鼗也節也五曰絲絲琴瑟也筑也箏也琵琶空侯也六曰木木柷也敔也七曰匏匏笙也竽也八曰竹竹律也呂也簫也管也篪也籥也笛也禮曾子問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坊記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

〔小序〕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宋子集註大夫行役而作此詩

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按毛氏名萇趙人書說詩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詩訓詁河閒獻王得詩傳而獻之朝時毛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詩三家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三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于學官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又加潤焉

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

詩序仍叔美宣王也朱子集註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毛傳雲漢天河也正義河圖括地象河精上爲天漢是天河河水光之精氣也物理論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上浮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博物志天河與海通

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聲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

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

詩序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朱子集註此章美武王能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通鑑前編堯七十有三載春正月帝薦舜于天舜受終于文祖尙書大傳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竹書紀年洪水旣平歸功于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齋脩壇場于河洛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遊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期知我者重瞳黃姚五老因飛爲流星上入昴荀子堯問于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尸子堯問于舜曰何事曰事天何任曰任地何務曰務人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

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相去

聲朝音潮
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書蔡傳〕冀州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豫州北距大河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史記正義〕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按濮州北臨漯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讓避丹朱處也〔四書釋地續〕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堯都平陽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堯之子於此者正如左傳所云越境乃免耳陽城箕山之陰皆此意　按朝覲之禮舜自初攝位時已經舉行觀虞書所載輯五瑞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及肆覲東后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之文制略備矣當時堯老不治事舜攝行天子禮儀受天下諸侯朝覲原是行權今避南河天下諸侯仍之舜者所謂施澤久而愛

載不忘也然書之數特錄朝於天子見諸侯而言非別有其義也後世遂分朝覲為二 謳歌詳論語及下篇 路史舜避堯子歷甲申乙酉二載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都於蒲坂丙戌元載格於文祖 按自丙辰堯薦舜之歲至甲申舜避堯子之歲共歷二十九年則知舜之相堯計二十有八載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書泰誓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

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潮朝音

竹書紀年舜二十九年帝命子義均封于商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通鑑前編舜四十八載崩于鳴條五十載禹避舜之子居于陽城夏后禹元歲春正月禹踐天子之位于韓以金德王仍以寅月爲歲首改載曰歲史記帝禹立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皐陶卒舉益任之政十年禹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禹子啓而避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之子也于是啓遂即天子位墨子禹薦益於陰方之中授之以政而九州成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

劉熙曰陽城今潁川郡陽城是也張守節曰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春秋彙纂今河南府登封縣北三十八里俗名車嶺山即古陽城四書釋地陽城山名漢潁川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消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史記夏本紀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注孟子陽字作陰劉熙曰崇高之北正義曰按陰即陽城也括地志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箕字誤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

則為嵩山之陽也〔水經注〕潁水東南逕陽城縣故城南昔禹避商均伯益避啟並於此也縣南對箕山山上有許由冢堯所封也又有許由廟碑闕猶存〔括地志〕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　按今河南府登封縣有嵩山即中嶽東曰太室西曰少室有少林寺在少室之北麓

啟禹之子也

淮南子禹娶塗山氏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路史後紀伯禹之治水也娶於塗山生啟於行荒度土功三過門而弗入塗山氏能明教訓而致其化以故啟知王事達君臣之義狩禹之功禹崩啟繼世有天下有扈氏不恭威侮五行啟乃以齋車載遷廟之主以行召六卿而誓與有扈大戰于甘不勝六卿請攻之啟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為於是班師琴瑟弗張鐘弗擊鼓弗考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愿神期月而有扈服遂滅之復昭夏功乃立五廟籩鼎禘黃帝而郊鯀命大廉祭鼎見吾之谿而作亭大陵之上是為鈞臺之享又筮于晉之墟作旋臺於水之陽以商均為賓奏九辯九歌舞九韶中聲猶在而人皆仰夏之功在位十有六年崩年九

十一子太康立弟五人分封於衞

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

堯舜之子皆不肖

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益稷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史記五帝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帝王世紀堯娶散宜氏之子曰女皇生丹朱

〔漢書律歷志〕堯封子朱于丹淵爲諸侯〔范汪荆州記〕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丹朱故城在鄧州内鄉縣西南百三十里〔路史〕舜二妃娥皇無子女英生義均及季釐季釐封緡爲桀所克義均封於商是爲商均善歌舞

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

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

史記殷本紀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今作二年立外丙之

弟仲壬是爲帝仲壬帝仲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列女傳)湯妻有㜪氏之女爲后生外丙仲壬亦明敎訓致其功(竹書紀年)

外丙名勝仲壬名庸

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

按爾雅釋天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左傳襄公九年晉侯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又三十年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年長無子而往有與疑年使之年是古人以歲爲年也

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

張栻經世紀年(敘)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知之乃合于尚書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之說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說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會編史傳皆稱湯崩年百歲如程子之言則湯九十七而生仲壬九十九而生外丙以事理推之程說恐未必然(四書正事括略)從來序年無先幼後長者今丙二歲壬四歲則仲壬爲外丙兄何後之耶

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

孔安國曰桐湯葬地晉太康地記尸鄉南有亳坂東有桐城太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

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世紀湯思賢夢有人負鼎抱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我宰者哉時伊摯耕于莘野湯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求婚有莘嫁女于湯以摯爲媵臣乃負鼎抱俎見湯呂氏春秋伊尹長而賢湯聞使人請於有莘氏有莘氏不可湯于是請娶婦爲婚有莘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湯得伊尹祓之于廟爝以爟火釁以犧豭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得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膑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強爲必先知道道者知彼

在已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說文〕媵送也〔釋文〕古者同姓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釋名〕三品曰姪五品曰媵〔左傳〕成公八年凡諸侯嫁女同姓媵

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

〔戰國趙策〕客曰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

莘國名

〔四書釋地〕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亳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

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

新安陳氏曰詩如康衢之謠舜皐之歌之類書如二典三謨之類〔康衢謠〕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擊壤

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皆堯時詩卿雲歌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于一人南風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壽從稷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以上皆舜時詩

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

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我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

〔說文〕寤覺而有信曰寤〔周禮〕秋官司寤氏〔註〕寤覺也〔說文繫傳〕寐之言迷也不明之意〔增韻〕寐也目閉神藏〔詩邶風〕耿耿不寐又寤言不寐〔小雅〕夙興夜寐〔公羊傳〕僖公二年寡人夜者寢而不寐

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

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

書集傳保安衡平也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安平也亦曰阿衡

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

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

書蔡傳訓導也太甲嗣位之初伊尹作書以訓導之史錄為篇名伊訓

今書牧宮作鳴條

按正義云伊訓逸篇名今尚書亦有伊訓篇其文小異則孟子所引非今商書之伊訓也詩大雅矢于牧野集傳在朝歌南七十里梁氏益曰衛之汲縣故商郊牧野之邑地理今釋鳴條岡在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三十里接夏縣界括地志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鳴條岡是也

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

史記孔子世家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戰國趙策公近癰疽彌

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前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于是廢雍疽彌子瑕四書考異史記雍渠爲驂乘韓非子作雍鉏此雍疽說苑作雍雎展轉相推似雍鉏雍雎爲一人而雍疽亦即雍渠均以聲同通借字耳周禮天官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侍人奄人也

周禮天官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疏寺之言侍也取親近侍御之意內小臣奄上士四人註內小臣王后之小臣以奄人爲之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

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

人物考瘠環齊景公之侍人也爲所近狎

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犨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按孟子以彌子瑕妻與子路妻爲兄弟史記以顏濁鄒爲子路妻兄想當時記傳之異孔叢子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旣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暱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呂氏春秋顏濁鄒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身

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

左傳定公六年魯侵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貨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哀公二十五年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杜註卽彌子瑕也說苑衛國之

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異日與君遊果園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我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要平聲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

按孔子爲魯司寇齊人歸女樂以沮之乃作猗蘭操遂去適衛居衛時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參乘孔子醜之去衛所謂不悅於魯衛也去衛後適曹適宋即遇桓魋之難

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

按左傳哀公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此貞子既與孔子同時又當陳閔公末年疑即此人歟諡法解清白自守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克曰貞左傳桓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此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

陳侯名周

史記陳世家懷公卒於吳陳乃立周是爲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於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時孔子在陳思歸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四年楚惠王以兵伐陳殺湣公遂滅陳而有之索隱左傳湣公名周史記云湣公越是史官記不同也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

入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史記秦本紀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傒既虜百里傒以爲秦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穆公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臣嘗游困于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

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風俗通逸文百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搦髀援琴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時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為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巳瓦覆以柴舂黃粱搤伏雌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為問之乃其故妻也遂還為夫婦戰國策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于秦容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說苑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繆公觀鹽見奚牛肥問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異日與公孫枝論政枝曰君其得聖人乎史記秦本紀秦成公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穆公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四年迎婦于晉晉太子申生姊也五年授百里奚國政又使之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秋穆公自將伐晉戰于河曲九年晉獻公卒穆公使人

將兵送夷吾于晉夷吾請割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
丕鄭謝秦背約後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穆公曰晉君無道百
姓不親可伐也穆公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晉饑來請粟穆
公與之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十四年秦饑請粟于晉
不與十五年晉興兵將攻秦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
戰于韓地穆公虜晉君以歸令于國齊宿將以晉君祀上帝
周天子聞之爲請乃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
圉爲質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二十二年
子圉聞晉君病乃亡歸二十三年晉君卒子圉立秦怨圉亡
去乃迎公子重耳于楚而妻以故子圉妻厚禮遇之二十四
年秦使人送重耳于晉立爲晉君二十五年穆公將兵助晉
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三十年穆公助晉文公圍鄭尋罷兵
歸三十二年鄭人有賣鄭于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穆
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
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
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
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穆公聞怒曰
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
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三十三年秦兵至滑鄭
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以
勞軍十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
滑晉之邊邑也當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

我孤因喪敗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于殽擊之大破秦軍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爲三囚將請吾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穆公素服郊迎哭曰孤以不用蹇叔百里奚言以辱三子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三十四年穆公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秦不利引兵歸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瞥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于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又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六年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穆公乃自茅津濟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君子閒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車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且先王崩尚有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穆公子四十人其太子嗇代立是爲康公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

列國興廢說虞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爲吳君別封其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自虞仲列爲諸侯十二有虞公者貪而無謀晉獻公用荀息計賂以璧馬而取其國 四書釋地虞國在河東郡大陽縣今山西之平陸縣也 列國興廢說虢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爲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于宏農陝縣東南之虢城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爲天子之相 四書釋地虢西虢國河南之陝州也 左傳閔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 晉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公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族曰虢亡不久吾不忍俟也以其族適晉 左傳僖公二年虢公

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

[左傳]成公五年鄭伯及晉趙孟同盟于垂棘[杜註]晉地

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

[四書釋地]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也欒史附會爲石樓縣明一統志本之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春秋彙纂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東北二十一里有北屈廢縣　按屈有南北二邑水經注引汲郡古文云翟章救鄭次于南屈其北屈即屈產之屈故左傳二五言於獻公曰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路史國名紀亦云隰州有故屈城南屈也隰之吉鄉北二十一里有古屈城北屈也

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

[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

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凡少長
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
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
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
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
虞師伐虢滅夏陽先書虞賄故也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
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
不可玩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
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
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
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
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惟逼乎親以
寵逼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
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
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
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
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
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
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
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

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穀梁傳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

國語伐虢之役師出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惟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戰國晉策晉獻公欲伐虢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不聽而去因伐虢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使惡宮之奇宮之奇諫不聽遂亡因而取虞

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

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

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

莊子田子方篇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也

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
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

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卽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卽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

「西溪叢語」接淅而行說文引作滰淅漉乾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

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已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

意思在

四書通一部周易只一時字淸如蠱上九不事王侯之類和如兌九二和兌之類任如大有九二大車以載之類時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時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

書益稷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金鍾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詳離婁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

海而不洩之振

〔樂書〕乾之爲卦則直西北之維而於物爲金玉金者陰精之純而生乎西其材從革其聲始隆而終殺聖人鑿之以爲鐘以譬道之用也玉者陽精之純而生乎北其材不變其聲淸越以長而無隆殺聖人擊之以爲磬以譬道之體也古之作樂鐘金以始始之聲玉以終終之聖人始則出道之用以趨時終則反道之要以立本〔孟子測〕書曰合止柷敔是始終以木音也其大則紀綱以鼓是革音也而此云金石始終之者何也柷敔以木音一奏始終之綱紀也鼓以革音一句始終之綱紀也金石之聲振之者八音始終之綱紀也以與絲竹匏土革木同作而先後之者也

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

〔書盤庚〕有條而不紊〔易繫辭〕俯以察于地理〔疏〕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　脉絡詳中庸

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

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

〔禮聘義〕叩之其聲淸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註〕詘然絕止之貌

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

〔周禮春官〕鎛師掌金奏之鼓〔註〕鎛如鐘而大　詳論語

俟其旣闋

〔禮文王世子〕有司告以樂闋〔郊特牲〕卒爵而樂闋

而後擊特磬詳論語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漢書兒寬傳〕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

而歇休息輒誦讀其精如此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臣瓚曰楫當作輯）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向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薦享之義不著於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

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易乾卦彖大哉乾元又保合太和張子正蒙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理是生絪縕相蕩勝負屈伸之始漢書律歷志太極中央元氣故為黃鐘春秋繁露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白虎通天地篇地者元氣所生萬物之祖說文元氣初分重濁為地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

按左傳成十七年衛北宮括救晉侵鄭杜註云衛成公之曾孫又北宮佗見於襄公三十年傳杜云括之子又北宮喜見於昭公十年傳北宮疑地名因所居以為姓猶魯之有南宮氏也

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幷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尚書序疏籍者借也借此簡冊以記錄政事故曰籍 按周禮大宗伯以九儀正邦國之位典命掌諸臣五等之命司士掌羣臣之版辨其貴賤之等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掌訝掌邦國之等籍卽皆班爵之籍也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及諸侯封疆之里數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辨九服之邦國形方氏掌制邦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卽皆班祿之籍也纂箋周禮司徒之職闕司祿一官三禮辨云諸侯皆去其籍此其證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白虎通爵篇〕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正義〕爵位甚大以
無私爲德者公也〔說文〕八音背厶古私字蒼頡作字自營爲
私背私則爲公　按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
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是指在王朝之公言此
處指封國五等之爵如宋稱上公及虞公號公皆是〔白虎通〕
侯者候也候順逆也〔孝經援神契〕侯候也所以守藩也〔正義〕
斥候於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白虎通〕伯者長也白也言其
咸建五長功實明白也〔正義〕其德足以長人者伯也〔白虎通〕
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要略〕任治政事受王命爲
君也〔正義〕子字也字愛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男任也任
安也其德足以安人故曰男也以上言君〔白虎通〕卿之爲言
彰也章善明理也〔正義〕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周禮〕治
官之屬太宰卿一人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鄉大夫每鄉
卿一人鄉大夫而名之爲卿者王制上大夫即卿也禮官之
屬大宗伯卿一人世婦每宮卿二人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
人凡制軍軍將皆命卿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書〕周官六
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沈彤周官祿田考〕周官之爵有
公有孤有卿而此合孤卿爲一等何也曰與命職云王之三
公八命其卿六命不別言三孤命數則非孤於卿矣且考工
記九卿鄭康成以六卿三孤註之則孤亦名卿又不分二等
之明微也以上言卿〔白虎通〕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
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云大夫無

遂事以爲職在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二字言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明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正義]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周禮]治官之屬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太府下大夫二人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內宰下大夫二人敎官之屬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師氏中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司市下大夫二人司門下大夫二人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稾人下大夫二人禮官之屬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世婦下大夫四人女官冢人下大夫二人墓大夫下大夫二人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大師下大夫二人太卜下大夫二人太祝下大夫二人太史下大夫二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巾車下大夫二人政官之屬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凡制軍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射人下大夫二人司士下大夫二人諸子下大夫二人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太僕下大夫二人司甲下大夫二人司弓矢下大夫二人戎右中大夫二人齊右下大夫二人大馭中大夫二人戎僕中大夫二人齊僕下大夫二人校人中大夫二人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刑官之屬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周官祿田考]周官

之壽有中大夫下大夫而此合中下爲一等何也典命職云其大夫四命則大夫不以中下殊異經何以無上大夫也曰上大夫即孤卿也大戴禮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少謂三孤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天子亦然以上大夫【白虎通】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備元以別諸侯之士也【正義】才足以事大者士也周禮治官之屬宰夫上士八人宮正上士二人膳夫上士二人醫師上士二人太府上士四人玉府上士二人司會上士八人司書上士二人職內上士二人職歲上士四人職幣上士二人內宰上士四人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敎官之屬鄉師上士八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藏師上士二人縣師上士二人師氏上士二人司市上士四人泉府上士四人司門上士四人司關上士二人掌節上士二人遂師上士八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士均上士二人稍人上士二人廩人上士四人舍人上士二人禮官之屬肆師上士八人天府上士一人職喪上士二人樂師上士八人小師上士四人卜師上士四人大祝上士四人喪祝上士二人太史上士四人內史上士四人外史上士四人巾車上士四人都宗人上士二人家宗人上士二人政官之屬輿司馬上士八人制軍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司勳上士二人掌固上士二人候人上士六人射人上士四人司右上士二人太僕小臣上士四人繕人上士二人戎右上士二人道右上

士二人道僕上士十有二人田僕上士十有二人校人上士四人士方氏上士五人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刑官之屬鄉士上士八人職金上士二人司儀上士八人象胥每翟上士一人掌客上士二人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以上上士治官之屬宰夫中士十有六人宮正中士四人宮伯中士二人膳夫中士四人庖人中士四人內饔中士四人外饔中士四人獸人中士四人𢿱人中士二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酒正中士四人宮人中士四人玉府中士四人內府中士二人外府中士二人司會中士十有六人司書中士四人職內中士四人職歲中士八人職幣中士四人司裘中士二人內宰中士八人典婦功中士二人教官之屬鄉師中士十有六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封人中士四人鼓人中士六人牛人中士二人載師中士四人閭師中士二人縣師中士四人遺人中士二人均人中士二人保氏中士二人司諫中士二人司救中士二人司市中士八人質人中士二人廛人中士二人泉府中士八人司門中士八人司關中士四人掌節中士四人遂師中士十有六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旅師中士四人委人中士二人土均中士四人稻人中士四人土訓中士二人誦訓中士二人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迹人中士四人丱人中士二人囿人中士四人廩人中士八人舍人中士四人倉人中士四人司祿中士四人禮官之屬肆師中士十有六人天府中士二人典瑞中

士二人典命中士二人司服中士二人典祀中士二人世婦
中士八人女官冢人中上四人墓大夫中士八人職喪中士
四人大胥中士四人典同中士二人磬師中士四人鍾師中
士四人笙師中士二人鎛師中士二人籥師中士四人籥章
中士二人卜人中士八人龜人中士二人簭人中士二人占
夢中士二人眡祲中士二人小祝中士八人喪祝中士四人
司巫中士二人男巫女巫其師中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馮
相氏中士二人保章氏中士二人內史中士八人外史中士
八人御史中士八人巾車中士八人典路中士二人車僕中
士二人司常中士八人都宗人中士四人家宗人中士四人
政官之屬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制軍二十五人爲兩兩司
馬皆中士馬質中士二人司險中士二人掌疆中士八人司
士中士六人諸子中士四人虎賁氏中士十有二人旅賁氏
中士二人祭僕中士六人司甲中士八人司兵中士四人司
弓矢中士八人槀人中士四人駁夫中士二十人職方氏中
士十有六人懷方氏中士八人合方氏中士八人訓方氏中
士四人形方氏中士四人山師中士二人川師中士二人邍
師中士四人匡人中士四人撢人中士四人都司馬每都中
士四人刑官之屬鄉上中士十有六人遂士中士十有二人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方士中士十有六人訝士中士八人
朝士中士六人司民中士六人司刑中士二人司圜中士六
人司隸中士二人布憲中士二人司儀中士十有六人環人

中士四人象胥中士二人掌訝中士八人掌交中士八人掌
察四方中士八人都則中士一人都士中士二人家士亦如
之以上中士治官之屬宰夫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宮正下士
八人宮伯下士四人膳夫下士八人庖人下士八人內饔下
士八人外饔下士八人烹人下士四人甸師下士二人獸人
下士八人獻人下士四人鼈人下士四人腊人下士四人醫
師下士四人瘍醫下士八人獸醫下士四人酒正下士八人
凌人下士二人宮人下士八人掌舍下士四人幕人下士一
人掌次下士四人太府下士八人司裘下士四人掌皮下士
四人典婦功下士四人典絲下士二人典枲下士二人染人
下士二人追師下士二人屨人下士二人夏采下士四人教
官之屬鄉師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封人
下士八人舞師下士二人牧人下士六人牛人下士四人充
人下士二人遺人下士四人均人下士四人調人下士二人
媒氏下士二人司市下士十有六人質人下士四人廛人下
士四人泉府下士十有六人司門下士十有六人每門下士
二人司關每關下士二人遂師旅下士三十有二人里宰每
里下士一人旅師下士八人稍人下士四人委人下士四人
士均下士八人草人下士四人稻人下士八人土訓下士四
人誦訓下士四人山虞每大山下士八人中山下士六人小
山下士二人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中林麓如中山
之虞下士六人小林麓如小山之虞下士二人川衡每大川

下士十有二人中川下士六人小川下士二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下士八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下士六人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下士二人迹人下士八人廾人下士四人角人下士二人羽人下士二人掌葛下士二人掌染草下士二人掌炭下士二人掌茶下士二人掌蜃下士二人囿人下士八人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廩人下士十有六人倉人下士八人司祿下士八人司稼下士八人禮官之屬肆師旅下士三十有二人鬱人下士二人鬯人下士二人雞人下士二人司尊彝下士二人司几筵下士二人典祀下士四人職喪下士八人樂師下士十有六人小胥下士八人磬師下士八人鍾師下士八人笙師下士四人鎛師下士四人韎師下士二人旄人下士四人籥章下士四人鞮鞻氏下士四人典庸器下士四人司干下士二人卜人下士十有六人菙氏下士二人占人下士八人小祝下士十有六人喪祝下士八人甸祝下士二人詛祝下士二人小史下士十有六人馮相氏下士四人保章氏下士四人內史下士十有六人外史下士十有六人御史下士十有六人巾車下士七十有六人典路下士四人車僕下士四人司常下士四人政官之屬行司馬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司勳下士四人量人下士二人小子下士二人羊人下士二人司爟下士二人掌固下士八人司險下士四人候人下士十有二人環人下士六人挈壺氏下士六人射人下士八人服不氏下士一人射鳥氏下士一人羅氏下士一人

掌畜下士二人司上下士十有二人司右下士四人旅賁氏下士十有六人節服氏下士八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隸僕下士二人弁師下士二人司戈盾下士二人繕人下士四人馭夫下士四十人校人下士十有六人趣馬下士皁一人巫馬下士二人牧師下士四人庾人下士閑二人土方氏下士十人山師下士四人川師下士四人邍師下士八人都司每都下士八人刑官之屬鄉士上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司刺下士二人司約下士二人司盟下士二人職金下士四人司厲下士二人犬人下士二人司圜下士十有二人掌囚下士十有二人掌戮下士二人司隸下士十有二人布憲下士四人禁殺戮下士二人禁暴氏下士六人野廬氏下士六人蜡氏下士四人雍氏下士二人萍氏下士二人司寤氏下士二人司烜氏下士六人條狼氏下士六人脩閭氏下士二人冥氏下士二人庶氏下士一人穴氏下士一人翨氏下士二人柞氏下士八人薙氏下士二人硩蔟氏下士一人翦氏下士一人赤犮氏下士一人蟈氏下士一人壺涿氏下士一人庭氏下士一人銜枚氏下士二人伊耆氏下士一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象胥每翟下士八人掌客下士四人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朝大夫下士四人都則下士二人都士下士四人家士亦如之以上下士〈禮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又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

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又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周禮春官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旂衣服禮樂亦如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宮室車旂衣服禮樂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士不命其宮室車旂衣服禮樂各眡其命之數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

〔禮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又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

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

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

春秋繁露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周禮鄭注凡諸侯爲牧正師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陳澔王制註小城曰附庸朱子曰猶屬邑也

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春秋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傳邾子克也未有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趙氏惠曰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詹氏道曰附庸凡四等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

〔周禮〕天官冢宰掌百官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人物考〕府治藏者猶今之庫官史掌書者猶今之令史胥徒民之給徭役者胥有才智之稱爲徒之什長徒猶今之隸卒在官趨走者也〔周禮〕治官之屬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一百有二十人宮正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宮伯府一

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膳夫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庖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內饔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外饔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亨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甸師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獸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𩺰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鱉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腊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醫師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酒正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宮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舍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幕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次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太府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玉府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內府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外府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司會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司書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職內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職歲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職幣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裘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皮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內宰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內小臣史二人徒八人典婦功府二人史四人徒二十人典絲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典枲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染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追師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屨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夏采史一人徒四人敎官之屬胥六

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封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鼓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二十人舞師胥四人舞徒四十人牧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充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載師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閭師史二人徒二十人縣師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遺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師氏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保氏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司諫史二人徒二十人司教史二人徒二十人調人史二人徒十人媒氏史二人徒十人司市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賈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泉府府四人史八人徒八十人司門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關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節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遂師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旅師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稍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委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土均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草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稻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土訓史二人徒八人誦訓史二人徒八人山虞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中山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史一人徒二十
人林衡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
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川衡每大川史四人胥十有二人
徒百有二十人中川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史一人
徒二十人澤虞每大澤大藪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迹人史二
人徒四十人卝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角人府
一人徒八人羽人府一人徒八人掌葛府一人史一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掌染草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掌炭史二人徒
二十人掌荼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掌蜃府一人史　人
徒人人囿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場人每場府一人史
一人徒二十人廩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
人舍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倉人府二人史四
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司祿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司稼史
四人徒四十人禮官之屬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
徒百有二十人鬱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鬯人府一人史
一人徒八人雞人史一人徒四人司尊彝府四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司几筵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天府府四人
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典瑞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
人典命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司服府二人史一人
胥一人徒十人典祀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世婦
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冢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墓大夫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職喪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樂師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胥小胥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太師小師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典同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磬師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鍾師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笙師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鎛師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韎師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旄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師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章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鞮鞻氏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典庸器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干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太卜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龜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菙人史一人徒八人占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占夢史二人徒四人眡祲史二人徒四人太祝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喪祝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甸祝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詛祝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司巫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男巫女巫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太史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馮相氏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保章氏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內史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外史胥二人徒二十人御史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巾車府四

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典路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車僕府二人史二人胥二十人徒二十人司常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都宗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凡宗之屬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政官之屬一府六人史胥十人徒百人司勳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馬質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量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小子史二人徒八人羊人史一人徒八人司爟徒六人掌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司險史二人徒四十人掌疆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候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環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挈壺氏史二人徒十有二人射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服不氏徒四人射鳥氏徒四人羅氏徒八人掌畜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士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諸子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右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虎賁氏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旅賁氏史二人徒八人節服氏徒四人御僕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隸僕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弁師史二人徒四人司甲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兵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戈盾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弓矢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繕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槀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校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趣馬徒四人巫馬府一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牧師胥
四人徒四十人庾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圉師徒二人職方氏
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六人徒百有六十人士方氏府二
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懷方氏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合方氏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訓方氏
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形方氏府四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山師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川師
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邍師府四人史八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匡人史四人徒八人撢人史四人徒八人都司
馬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刑官之屬府六人史十
二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遂士府六人史十二人胥十二
人徒百二十人縣士府八人史十六人胥十六人徒百六十
人方士府八人史十六人胥十六人徒百六十人訝士府四
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朝士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
六十人司民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司刑府一人
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約
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盟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職金府
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厲史一人徒十二人犬人
府一人史二人徒十六人司圜府三人史六人胥十六人徒
百六十人掌囚府六人史十二人徒百二十人掌戮史一人
徒十二人司隸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布憲府
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禁殺戮史一人徒十二人禁

暴氏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野廬氏胥十二人徒百有二
十人蜡氏徒四十人薙氏徒八人萍氏徒八十人司寤氏徒八
人司烜氏徒十有二人條狼氏胥六人徒六十人修閭氏史
一人徒十有二人冥氏徒八人庶氏徒四人穴氏徒四人翨
氏徒八人柞氏徒二十人薙氏徒二十人硩蔟氏徒二人翦
氏徒二人赤犮氏徒二人蟈氏徒二人壺涿氏徒二人庭氏
徒二人銜枚氏徒八人伊耆氏徒二人行夫府四人史八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環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象胥徒二
十人掌客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訝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掌交府二人胥四人徒三十有二人掌察四
方史四人徒十有六人掌貨賄史四人徒三十有六人朝大
大府一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都則府一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都士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朱子曰
蘇子由古史疑府史胥徒太多當時都多兼官其實無許多

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
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禮王制諸侯之下上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按徐說蓋本諸此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蓋卿祿由上其祿浸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苟為之殺則民之所養不能自給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

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

禮月令季夏之月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周禮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秋官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按此皆所以糞田也

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

禮王制疏史記云上地畝一鍾鍾六斛四斗百畝百鍾則六百四十斛案周禮廩人云中歲人食三鬴一鬴六斗四升其九人之內老幼相通不皆人食三鬴故食九人也

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按周禮春官典命以上公爲九命侯伯爲同七命子男爲同五命假分作三等孟子則侯伯各爲一位惟子男則同一位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假增出孤之一位而合上中下士爲一位孟子則不言孤而分上中下士各爲一位此班爵之制不與周禮同也地官大司徒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孟子則公侯皆百里伯七十子男五十不言其食之數又載師以上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官田庶人在官其家所受之田家邑之田卿大夫采地小都之田卿采地考之計疏其受地多寡之數亦鄉與孟子不合人如小司徒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地家六人而孟子言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者彼以田之庶府言此以力之勤怠言此班祿之制不與周禮同也又禮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爲五等王制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自君一位至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不與王制同也又王制主於分田制祿而孟子主於制地分祿王制言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

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此班祿之制不與王制同也又王制有與孟子合者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又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皆與孟子合又按語類問孟子與周禮不同朱子曰此也難考畢竟周禮底是周禮是全書經聖人手必不會差孟子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没理會新安倪氏曰周禮一書劉歆以爲河間獻王得之李氏女子劉歆以前世無傳習之者朱子謂周禮底是南軒嘗謂當以孟子爲正朱子恐非定論以周書武成分土惟三證之周禮之說恐不可信若王制則漢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而作將以興王者之制度成於漢儒之手宜其有與他書不合者又朱子嘗疑周禮一書方是起首未曾得行蔡九峯亦云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竊意此說爲是黄氏日抄云集註謂與周禮王制不同而不敢質其說此謹之至也然孟子生周之末其詳已不聞漢文帝時作王制何爲而反得其詳漢袁而周禮出於王莽家之劉歆恐尤難與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說爲正

而闕孟子之所未說

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

〔史記秦本紀〕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爲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禍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師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按今之禮書卽指周禮禮記等書而言周禮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得之女子李氏缺冬官一篇孝成時劉歆取考工記補之諸儒多有疑之者禮記傳自漢后倉信都王太傅戴德刪爲八十五篇九江太守戴聖又刪爲四十九篇而其中如緇衣則公孫尼子所作月令則呂不韋所修王制則漢文時博士所錄三年問則荀卿所著其能無附會之說乎[說文]煨盆中火[集韻]熱灰謂之煻煨[戰國策]犯白刃蹈煻煨[詩傳]災餘曰燼[左傳]襄公四年收二國之燼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

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國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我無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臣也待交捽可也 按前漢書古今人表列九等之序其中上等獻子之下列此二人表作求伸作中通志氏族畧樂正氏闕疑樂正官氏焉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

四書釋地續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王伯厚謂費惠公孟子既稱爲小國之君加以楚世家有鄒費郯邳邑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爲國而僭稱公耶日知錄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

註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其一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

師所尊也友所敬也

四書考顏氏譜云顏氏黃帝之後也上世小邾子以父字伯顏始以顏為姓世世仕魯為上卿有顏景生韏韏生儵儵生生求五世為司寇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無繇無繇生回回生般般與王順同師子思據此則顏般乃顏回之子也漢書古今人表般作敢

事我者所使也

按王順趙註未詳漢書古今人表順作慎在中上等列於長息前　長息見前篇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

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

商士傳亥唐晉人也商恪寡素晉國憚之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與亥子坐髀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富乎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且無以養之乎何不悅乎韓詩外傳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客門左門右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平公于是造亥唐　平公名彪悼公子也史記平公元年伐齊圍臨淄盡燒屠其郭中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欒逞有罪奔

齊八年齊莊公微遣盈於曲沃以兵隨之盈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盈盈敗死遂滅欒氏宗十年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向語叔向曰晉季世也公厚歛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韓詩外傳平公藏寶之臺災士大夫皆趨救火三日夜始息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平公勃然變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救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在下裋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而賦斂無已是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語臣恐君之爲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說苑貴德篇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農緩刑辟而趨民之時今春築臺是奪民之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怨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乎公乃罷臺役正諫篇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之平公納之止坐殿上出鐘磬竽瑟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

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乎公曰歸之告北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乎公乃屏鍾鼓除竽瑟吾說篇乎公問叔向曰歲饑民役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觀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於是令國中欲極諫者

無𤸫左傳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

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尙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

[爾雅釋親]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

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

[說文]貳副益也[廣韻]副佐也[周禮天官]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禮少儀]乘貳車則式註皆以副釋貳字義

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

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四書通]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旣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又稱其盡朋友之倫非如堯之友舜不

足以爲朋友
人倫之至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閒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耶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

越也今書閔作暋無凡民二字

書康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趙註較音角乃角逐也以方獵之時言張氏註較音教乃比較也以既獵之後言　按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又郊特牲云君親誓射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

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可見獵時尊卑貴賤各有次序殺獲取舍亦有定制犯命者必罰本無爭奪之理又小雅車攻詩大庖不盈註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上殺以爲乾豆次殺以爲賓客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又祭義云頒禽隆諸長者可見田畢分禽更有一定等差與獵之士自無庸較其多寡以相誇耀也今魯人獵較自是相沿弊俗如齊風還之三章獵者交錯於道路以便捷輕利相稱譽亦是夸詐爭勝之意孔子初仕一時不能遽革故亦從衆如此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

則其本正矣

韻會簿籍也史記張釋之傳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漢書食貨志多張空簿師古註計簿也韓非子禹造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周禮地官閭胥供祭器禮月令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

按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醢人掌四豆有朝事饋食加羞之別又春官肆師之職祭之日展器陳告備鬯人掌祼器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所謂器有常數也又曲禮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兎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周禮籩實共十九物豆實共二十六物詳論語所謂實有常品也又按禮器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祭品致遠物乃天子獨行之禮魯侯僭其禮降於天子無大饗之事故不敢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也

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

也

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卜師掌開龜之兆餘見中庸

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畱於一國也

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五十六因女樂事去魯遂適衛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過匡人難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居衛月餘又去衛過曹適宋遇桓魋難適鄭尋至陳居陳將三歲而還衛靈公老不用孔子將適晉至河而反他日靈公問陳邑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明年自陳遷蔡又明年自蔡如葉旋反蔡孔子遷于蔡三歲楚昭王迎之其秋昭王卒於是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後魯人以幣迎孔子乃歸魯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又按年表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行十三年至衛十四年適陳哀公三年過宋十年自陳適

衛十一年歸魯又孔子年譜三十一歲始適齊三十三歲俱在齊三十四歲適周旋反魯三十五歲又適齊三十六歲在齊三十七歲自齊返魯至五十五歲適衛五十六歲在衛居十月去適陳月餘反衛居衛月餘又去適曹且適宋遂至陳五十七歲自陳適衛五十八歲在衛五十九歲自衛適晉至河而還遂如陳六十歲在陳六十一歲自陳如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六十三歲在陳蔡之間楚莊王迎之尋自楚反衛六十四歲在衛六十五歲在衛六十六歲在衛六十七歲在衛六十八歲自衛反魯自六十三歲至六十八歲始反魯中間留衛者幾五載而此以爲未嘗終三年者在孟子必有所據且安知五年之中不更適他國而爲年譜所未詳與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

按孔子仕於定公而曰季桓子者桓子專魯用不用皆由之故桓子受女樂孔子遂行桓子將死謂康子曰使仲尼去而

魯終不治者由我故也考孔子仕魯七歷年所而
一攝相事會齊夾谷歸魯侵地是見行可之機也

衛靈公衛侯元也

按史記世家孔子適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
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所謂際可是也

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

按史記世家孔子年六十三自楚反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
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
子爲政所謂公養疑即在是時集註考證出公輒拒父爲不
孝其臣諱之以禮律嫡孫當承重繼祖不以父命遼王父命
故特以孝諡之以掩其非

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
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
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
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强爲之說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易繫辭〕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後漢書馮衍傳〕妻悍不得畜媵妾兒女皆常自操井臼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 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

〔說文〕柝夜行所擊者〔易繫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周禮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

舍之衆寡爲之賑以待夕擊柝而比之

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僞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貧且賤及長爲季氏史一本作委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　卽乘田　而畜蕃息　按委吏卽周禮地官遺人之屬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者也乘田卽周禮地官職人之屬掌六畜之芻牧者也職人附見牛人條內禮王制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周禮天官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

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終五考曰成以月要考月成
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天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茁肥說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
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
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

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
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
之寄公

[禮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儀禮喪服]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䘏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周禮地官]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

〔日知錄〕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為長跪首至手則為拜手手至地則為拜首首至地則為稽首此禮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

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

〔左傳〕昭公七年芋尹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

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林光叟註）臺給臺下厮役

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周禮地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天官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詳滕文公國內莫非王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曰市井〔四書釋地續〕市井貼在國都言若以井爲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一說市中道四達如井井因井路輳集之便以相交易〔說文〕草作艸百卉也經典相承作草〔書禹貢〕厥草惟繇〔詩小雅〕在彼豐草〔方言〕草南楚之閒謂之莽〔通攷註〕莽亦草也〔離騷〕夕攬中洲之宿莽〔註〕草冬生不死者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爲並去聲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

詳滕文公　按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射鴻於囿孫文子與甯惠子入不釋皮冠而與之言可見皮冠貴賤皆用之集註從云田獵之冠虞人之所有事最精

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

周禮旃作旜鄭注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

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建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世本黃帝作旃釋名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旃戰也戰戰恭己而已旌精也有精光也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厎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

詩序刺亂也朱子集註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

厎與砥同礪石也

書禹貢礪砥砮丹蔡傳礪乃鋒刃傳磨石也集韻砥磨石正義礪以粗糲爲稱故砥細於礪玉篇崦嵫山礪石可磨刃山海經崦嵫之山其中多砥礪　按上數條砥礪俱磨石當是兩種今集註以礪石訓砥則礪亦止爲磨厲之義

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旣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

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

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漢書霍光傳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甚見親信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羣臣推光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上病篤乃拜光爲大將軍大司馬受遺詔輔少主是爲孝昭皇帝昭帝崩無嗣迎昌邑王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馬田延年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社稷後世稱其忠將軍若

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廼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命丞相以下議定所立衛太子孫號皇曾孫是爲孝宣皇帝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昌邑註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有梁丘鄉春秋傳宋齊會于梁丘今山東萊州府昌邑縣即其地又考昌邑王廢後至宣帝時改封爲海昏侯今江西南康府建昌縣東十三里有昌邑城古蹟明一統志云即海昏侯所封處